

留白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雪是天的留白,凌乱无序,气象万千。连日来,鹰城人迎来纷纷飘雪的日子,让人的心安静下来,人和大地万物一起顺应天时,如同各种植物、动物,进入休养的冬眠。

清乾隆年间《雍州金石记》有记载:“碑侧镌龙凤形,其面及阴俱无字。”说的是陕西咸阳乾陵武则天无字碑,那年,也是寒雪不减人气的跨年天,碑前打卡人立而不言,或是感慨“天高地迥、兴尽悲来”的人间过往,不语是留白,身心俱静是留白。

留白是书法、绘画,乃至音乐、电影、话剧演出中常用的章法,怎么留、在哪儿留、留多少,看似随意,其实都是有讲究的,它是作品的结构美,更是效果的关键。成功的留白暗含其艺术修

养、专业高度。睿智出奇,自成一家更是难得,无字碑的留白,是艺术,更是留白人的格局、境界。

留白不是不说,是正在说,你的知识储备决定你能听懂、看懂多少。书法等艺术留白,也是正在说,其在整个布局与场景参与中,效果影响不可或缺,它在努力要人懂。无字碑前玩耍奔跑的孩子,简单而快乐,成年人经由此处,内心已起“星海横流时光走,岁月成碑一场梦”的潮涌。

人与人共处、交往,有留余,那是待人处事的技巧,给自己和他人留余地,不尴尬,而留白则是人的通透、放下,是用另一种方法孤立自我。山是石的留白,海是水的留白,留余是做人,留白是让别人去做人,自己去做自然。人置身人间,留白难,但普通人在进无可进、退无可退的时候应放过、放下,在有生之年的分分秒秒,该留白处且留白,自律的个人修为,就是另一种贵气,其简约易行,属于普

通人。

历史就是留白、留黑,岳飞庙里那一跪一站,还有那些林林总总的历史遗迹,数不清的笔墨记载、文物考证、传说,无不是讲对错,告慰情感。

留白因人的层次不同而有区别。周日在湛河桥上看风筝,北飞的、南翔的都有,放风筝的人告诉我,三百米以上改了风向往南刮,风筝飞也分层,人的文化、思想境界不在同层,飞的方向也不同。王安石为官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”。去官后,看流水行云,有“溪鸟山花共我闲”的诗,诗中的留白因环境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。

久远的一座无字碑,远想是沉重的历史,近看是有尺寸的石头一块,但谁能看得到它内容的边?

留余有不实之虚,留白则有不虚之实。天书一字雪,凌乱万朵来。就像这鹰城的飘雪,虚实相生,内容无界,留白无边。

雪

◎孙晓岗(河南平顶山)

雪——孩子们最好的玩具,除了费衣服,就是费当妈的舌头!

雪地就是一大块画布,孩子躺上去,腿脚、手臂就成了画笔,像雨刮器一样开合间,雪地上竟然刻画出三幅扇面,和上儿子的色彩,一幅立体画立马呈现!闺女看到了,模仿着林黛玉娇声娇气嗔声道:今儿也下,明儿也下,岂不是便宜了这帮小子!我以前定是不知道雪还有其他颜色,今儿个宝儿躺在这里,才觉察出不一样来。

雪树就是一丛摇曳的花,满树的雪颤巍巍匍匐在叶子上,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。少许一阵清风,沙沙雪粒竟然滚落一地,我故作认真,指着树枝唤来儿子,你们看,那像什么?儿子和他的朋友好奇地顺着我的手指专注地寻觅,我偷偷抱住树干用力摇,回头再看,整个两尊雪

人。片刻,雪人解封,雪球夹杂着狂笑在我背上炸开了花儿——我的腰呀!

木栈道的护栏上,一位怀揣利剑、身披斗篷、头戴斗笠的武士凝视着远方,像期待他的朋友,又像迎接新的挑战;路边的小树上,一只只小鸭、一个个雪宝儿,排着队立在树枝上、树杈间,观察着来往嬉闹的小朋友;儿子拉着雪橇,带着他可爱的米果妹妹来到坡顶,米果闭着眼尖叫着飞过去了,儿子则不然,他乘风破浪,疾驰而来,稳稳停在我身边,慢慢站起身来,像一位将军给他的士兵演练:米果,别怕,像我这样,手抓住把手,身子向后微躺,腿向前伸,可好玩了!来,再滑一次!

雪还在下,孩子们的鞋、衣服、头发都湿了,小手、小脸通红,在妈妈们嗔怒的催促下,依依不舍向家走去,路上,还小声嘟囔着:明天,还来!

记忆中的年味

◎李淑慧(河南新乡)

“噼噼啪啪什么响,噼噼啪啪爆竹响;叮叮当当什么响,叮叮当当锅灶响;嘻嘻哈哈什么响,嘻嘻哈哈笑声响……”这是小时候最温暖的过年的味道,在今天依然亲切地响在已经步入中年的我的耳畔。

记忆中的过年,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这天开始的,那一串串震天的爆竹声,用奶奶的话说,是送灶神“回娘家”后开始忙碌家里的年了。打扫卫生、蒸馍、煮菜、杀猪宰羊,从早到晚就一个字“忙”,大人小孩都能派上用场。我们家里就从打扫房子开始了,全家齐动员。就连平时不干活的小脚奶奶也下了炕,把家具抹上油,开始擦拭,明晃晃的桌面上,走近了都能照出人影来。家里的香炉、火盆也是洗了又洗、擦了又擦,到了晚上能发出亮光来。而母亲则忙着打扫房子,用扫把把房顶上的尘土和蜘蛛网都扫下来。我和妹妹只能帮忙干零活,递扫把、端水、跑腿拿东西。直到天黑了,灯光一

照,屋子里到处明晃晃、亮堂堂的。再看看我们自己,母亲笑着说“就像个土贼”,脸上、头上、身上都沾满了灰尘。我们和妹妹在家里你追我赶,相互打闹着奔向了院子——直到母亲给我们烧好洗澡水,钻进热气腾腾的水里,我们才安生下来。母亲把家里老老少少的衣服放进洗衣盆里搓洗,直到月亮悄悄从山畔边爬出,淡淡的月光照耀在我家的院子里。被褥衣服床单被罩都一尘不染,飘着淡淡的洗衣粉味,在院子里随风飘荡,此时我只有一个心愿: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无论怎样过年,村里每家每户都会杀一头猪或宰一头羊,无论大小、肥瘦。叫来村里里技术最好的屠夫,伴着猪的嚎叫,几个壮汉把猪压倒,捆绑住嘴,然后抬上木板。杀猪我一般是不敢看的,看见那么长的刀子我就害怕,所以每年我们家杀猪直到猪被打剥干净了,我才从别人家里溜回去,去吃香喷喷的猪肉炖粉条。

腊月二十七,母亲就开始发面蒸馍了。枣馅的、肉馅的,还有一些十二生肖的面馍,母亲用一些红色的东西点缀在馍上面,让人忍不住吃了一个又一个。直到晚上,热气腾腾了一天的厨房才安静下来,只有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火星在预示着一天的结束。第二天天不亮,家里就开始磨豆腐、煮干菜,把家里晒的干菜在开水里焯过、洗净,然后储存起来,等到过年的时候,配着家里杀了的鲜猪肉,再放些木耳和粉条,装上暖锅仔,在除夕晚上慢慢地炖,细细地品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腊月二十八、二十九,父亲无论如何也得再去十多里外的镇上赶一回集,背上背篓,步行几十里山路,买些香裱之类的,或者给母亲买一些做鞋用的针线或鞋面布。最主要的是买几张红纸,让村上的文书给写春联。我们家房子多,五对门,每个门扇上都得贴上春联,最少也得写五副。加上灶

神和粮仓,出门见喜之类的都要写,如果有剩余的纸张,也不忘在牛棚、鸡棚上贴满红色的福字和春联。

一眨眼的工夫,就到了除夕之夜。全家老小围坐在炕桌上,快快乐乐地吃着饺子,在暖锅仔旁,有说有笑,一起守岁。凌晨一点刚过,就会有人去村上的山神庙里迎接喜神,把一年里最美好的希望和对生活的向往,向天空和大地尽情挥洒……

春节的脚步又不紧不慢地走来,而我所在的牧野大地,仍然上班的上班,下班的下班,没有什么过年与不过年的区别。从和平路转悠到向阳路,又转悠到劳动路,除了儿童批发商行聚集着很多人以外,街上、工厂里、商场里、饭店里都在继续工作,继续过日子。只有劳动路上挂出来的红灯笼、春联,才预示着一年春节将要到来。

我静静走在大街上,希望在更多地方找到春节的气息。